



古人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说，亦有“横山范水，诗人常事”之论。毛泽东诗词同样托物寄情于山水，但诗词所展现的强烈而深沉的山水情怀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相辉映，蕴含对苦难辉煌、峥嵘岁月的感怀与哲思，抒发重整山河、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有着激越昂扬的非凡气韵和意象。每次重读，我们总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滋养、思想的启迪、奋斗的力量。

—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1925 年秋，毛泽东同志故地重游，写下《沁园春·长沙》。“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眼前的山水秋色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而丝毫没有悲秋的萧瑟衰败。这里借客观之“景”隐喻主观之“意”，从“万山红遍”到“万类霜天竞自由”，正是当时兴起的大革命高潮的生动诗性表达，呈现的是激情澎湃而又别开生面的山水情怀。“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引出振聋发聩的追问，这是担当历史使命的时代之问，是一个革命者内心追求和博大胸襟的袒露。下阕展示了诗人往昔与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的学习生活与革命活动，“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充满青春飞扬的豪情壮志。“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道出革命者不惧激流、勇于搏击风浪的豪迈自信，是对前面“谁主沉浮”的有力回应，赋予了山水情怀更深层更宏阔的意蕴。

青春年少时，毛泽东就曾以山水明志，写下诗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正是他坚定自信、胸怀天下、直面困难挫折、掌握历史主动精神品格的写照。



1991 年冬天，格外寒冷。14 岁的我正在学校上课，被老师匆匆叫了出去。父亲病危，老师让我赶紧回家。

我火急火燎赶回家时，父亲紧闭双眼，气息微弱，已经说不出话。大哥赶紧拽过我的手，塞进父亲尚且温暖的大手中……

办完父亲的丧事，大哥对我说：“爹生前一直跟我说，他一辈子养育 7 个孩子，6 个都是靠天吃饭的农民。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盼着你去当兵，为国家作贡献。你可得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我把父亲的期望和大哥的嘱托，记在了心上。

1996 年 10 月，我报名参军。当我拿到入伍批准通知书时，大哥笑得合不拢嘴。

# “江山如此多娇”

■ 邓一非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毛泽东用一首首战斗诗词，记录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山山水水融入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壮丽画卷。“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面对敌军的重重围困，井冈山军民“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当敌纠集重兵“围剿”时，苏区靠“枯木朽株齐努力”，形成“飞将军自重霄人”“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道出了反“围剿”的制胜密码。“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红旗在苏区的水间飘扬，所到之处是“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是“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的激战，更有“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风景这边独好”的乐观。在严峻的对敌斗争中，山水情怀化作“赣水苍茫闽山碧”的深情抒发、“万木霜天红烂漫”的昂扬斗志，更洋溢着“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战斗豪情。

二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 年 10 月，毛泽东在长征即将胜利结束时写下《七律·长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对走过的万水千山“等闲”视之，展现了胸怀理想、排除万难的意志和精神。“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具象描述对万水千山的征服，彰显红军不怕艰难险阻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尽显征服者的豪迈和胜利者的喜悦。全诗以特殊境遇下的山水为比兴载体，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的红军长征全景图，成为伟大长征精神最深切的诗意叙事和阐发。

毛泽东在长征中创作的诗词，凸显以山言志、以山造境的特色。《十六字令三首》描绘了山之高、山之雄、山之险，以山的形象来象征红军的形象。“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

再高峰再险，也会被勇敢攀登者踩在脚下；“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崇山峻岭如巨浪翻滚、万马奔腾，通过群山之磅礴展现红军将士的勇猛顽强；“山，刺破青天锊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高耸的山峰恰似直插云霄、一柱擎天的宝剑。48 个字借山写无畏、写豪情、写担当，浑然一体。

《念奴娇·昆仑》通过夸张、拟人手法和雄奇的艺术想象，描写“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的莽莽昆仑，“搅得周天寒彻”，造成“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而今要变害为益，造福于世，“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远大理想抱负。这里的山水情怀，以更宏大的视野与人类命运相联系。

从“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到“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跋山涉水，闯关夺隘，长征是红军凤凰涅槃的精神再造历程，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三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1936 年 2 月，毛泽东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眺望银装素裹的大好河山，不禁思绪万千，写下《沁园春·雪》。“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冰雪覆盖的山川河流，在饱含深情的笔触下，铺展开一幅妖娆多姿、美不胜收的雪景风光画卷，达到了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至高艺术境界。“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缘情发议，思接千载，评古论今，由评述历史上有代表性的英雄豪杰的缺失，道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今的英雄人物必将创造超越历史的辉煌功绩。由此足见山水情怀不仅是对祖国壮美河山

的赞美，更寄寓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当。

毛泽东诗词不是一味寄情山水，而是超乎山水之外，展现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雄心壮志和使命担当。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从“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势如破竹、“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胜利喜悦，引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谆谆告诫，阐明“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发展规律。

四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热情讴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风貌，山水情怀深蕴着浓浓的爱国情怀。“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的壮丽事业，“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卓越成就，“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愿景，赞美改造山河的豪迈气概；“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治理成效，“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劳动场景，颂扬中国人民昂扬奋发、励精图治的风采。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1965 年 5 月，毛泽东回到阔别 38 年的井冈山，百感交集，欣然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井冈山已“旧貌变新颜”；“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回顾往昔如火如荼的井冈山斗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形象描述敢闯新路、攻难关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井冈山道路的精辟总结 and 思想升华。“重上井冈山”的感悟与哲思，深刻揭示了井冈山作为中国革命摇篮的永恒精神价值。

“江山如此多娇”。毛泽东诗词借山水来呈现深邃的思考和精辟的喻理，是隽永的情境美、精妙的语言美、铿锵的声韵美、深厚的意蕴美的完美融合，是励人心志的奋斗之歌、英雄之歌、胜利之歌。

说起这个“家”，绕不开那些将它刻进血脉的主人。

“张老师，好久不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惊喜，传入我的耳朵。我转身一看，是军医张宏志：“好久不见！”我的目光触及他头发的瞬间，被深深刺痛：“你的头发……”曾经那个意气风发、一头乌黑浓密头发的青年，两鬓已染上霜白。

张宏志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笑着说：“张老师，好久不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惊喜，传入我的耳朵。我转身一看，是军医张宏志：“好久不见！”

2000 年 7 月，我用攒下的钱买来相机学摄影。后来，我拍摄的作品《脊梁》获得全军第五届摄影艺术奖。

12 年军旅生涯，因工作成绩突出，我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这些荣誉背后，离不开大哥的鼓励与支持。

2008 年，我退役返乡，成为一名保安。大哥担心我不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常找我聊天。他的话深深打动了我：“人生的色彩得自己去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用心干好本职工作，平淡的日子也带给我踏实安稳。

2024 年，我开始兼职创业。这是我给自己人生立下的新目标。我开始向新的高地发起冲锋，而大哥就是我身后最稳固的依靠。

长兄如父。这份浓浓亲情，成了支撑我走过半生风雨的精神支柱。岁月的枝丫把零散的记忆串成五彩风铃，在我前行的路上叮当作响。



天微微亮，我便起了床，套上厚厚的保暖衣和大衣，推门而出。一眼望去，流云奔涌翻过皑皑雪山，气势磅礴。

没过一会儿，一阵狂风呼啸而至，我被这阵风吹得措手不及。迎面而来的雪粒打在脸上犹如针刺，我想背风躲避，结果脚下一滑，栽了个跟头。早就体验过无名湖风雪的威力，“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一年只下一场雪，一下就是七个月”，没承想，这次我还是被它们绊了一下脚。

记得我第一次来无名湖哨所，车子在碎石路上颠簸了两天。滚石从崖上往下落，塌方堵了去路。那时，哨所的战友告诉我，一旦下雪，积雪能没过车胎；路面一结冰，亮得像镜面。路随时可能被“掐断”，他们常说，回趟“家”真难。

那年隆冬，军嫂冷冬梅从 2000 多公里外的山城重庆，踏上边关探亲的漫漫长路。经过 5 天颠簸，她被无情暴雪困在路上。

冷冬梅的丈夫周添保在哨所里急得直搓手。就在他心焦如焚之际，上级火速派出推雪机，在齐腰深的雪堆里掘出 10 多公里的生命通道、团圆之路。

被漫天风雪裹挟的冷冬梅，踉跄着扑进丈夫怀里时，无名湖沉寂的冬天，终于被第一位归“家”军嫂的气息温暖。

如今，环线公路如玉带盘绕山间，“大雪封山”终于从无名湖的“字典”里被抹去。2020 年，机械的轰鸣声打破了雪域的寂静。施工队在悬崖上凿岩开路，整整两年，钢钎磨秃了一根又一根，炸药炸开一层又一层硬岩。艰苦卓绝的奋战，凿开回“家”的坦途。

2023 年盛夏，无名湖迎来探亲的家属。军嫂王岩岩带着 6 个月的身孕，战胜千里迢迢的颠簸，出现在哨所。崭新的军士公寓里，暖气、制氧机、家具电器一应俱全，桌上摆着新鲜水果。最触动心弦的，是那间特意布置的“家属房”。迷彩布缝制的窗帘，透进高原的柔和微光。床头，贴着丈夫一笔一画写的字条“欢迎回家”。房间没有华丽的装饰，却处处散发着家的温馨。

王岩岩的眼泪无声滑落。她在微信朋友圈写下当天的感受：“这是他们用滚烫的心，在云端之上为我们亲手筑起的家。”

说起这个“家”，绕不开那些将它刻进血脉的主人。

“张老师，好久不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惊喜，传入我的耳朵。我转身一看，是军医张宏志：“好久不见！”我的目光触及他头发的瞬间，被深深刺痛：“你的头发……”曾经那个意气风发、一头乌黑浓密头发的青年，两鬓已染上霜白。

张宏志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笑着说：“张老师，好久不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惊喜，传入我的耳朵。我转身一看，是军医张宏志：“好久不见！”

2019 年，医学专业毕业的张宏志来到无名湖哨所。海拔 4520 米，稀薄的空气死死扼住他的咽喉，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烧般的刺痛。山高路险、深夜独处，思乡的潮水几乎将他吞噬。

一次巡逻，重塑了张宏志对这个“家”的归属感。走在巡逻路上，随着海拔逐渐升高，他的脚步愈发沉重，渐渐被队伍落下。在他模糊的视线中，两名战友逆着风雪折返，一左一右架起他的胳膊，把他拉上了山顶。

山顶寒风如刀，张宏志的脸却如火烧般发热——身为守护者的他，成了被战士们守护的对象。那一刻，望着战友们被风霜雕琢的坚毅面容，一个声音在他心底炸响：“留下来！这里需要我，这里就是我的家！”那种沉甸甸的使命感，那份生死边缘淬炼出的情谊，驱散了迷茫，将他的根深深扎进



时光荏苒，风雪染白了张宏志的双鬓。文书扎西说，张医生的白发，是为这个“家”熬出来的。连队值班室的灯常亮到深夜，那是他在伏案忙碌，实时更新每名战友的身体状况记录。哨所昼夜温差大，战士半夜突发高烧是常事。急促的铃声一响，他第一时间冲到战士床边，一守就是几个小时。年轻的战士心有郁结，他又成了“知心大哥”，倾听烦恼、温和开解。

2024 年，一个风雪怒号的寒夜，上等兵黄闯江因严重牙龈炎引发高烧，剧烈的头痛折磨得他用头撞墙。急促的敲门声撕裂寂静，张宏志抓起医疗箱转身冲进风雪。体温计显示：39.8℃！张宏志为黄闯江打退烧针、输液、一遍遍物理降温……他的额上沁出了汗珠。当第一缕微光艰难穿透厚重的云层，黄闯江的体温总算降了，沉沉睡去。张宏志长舒一口气，这才感到十指僵直、浑身疲惫。

一级上士尹小波，已戍守无名湖 10 多个春秋。他的身上留下高原的印记，颇显沧桑；黝黑的脸庞刻满沟壑，指甲因长期缺氧而内陷变形，红细胞异常增多，左心房肥大……这个被高原反复折磨的老兵，成了连队“撵”不走的人。

来探亲的妻子讲起令他心酸的事：近几年休假，尹小波回到老家，头 3 天辗转难眠——耳边没了呼啸的风声，枕畔没了查哨的脚步声，心里空落落的。刚在家一周，他就焦躁地在院子里走圈，对着手机里哨所的照片发呆。他喃喃自语：“我咋觉得，人回到了家，心里又惦记着山上那个‘家’呢……”

尹小波的“心病”，只有风雪边关能治。假期未满，安顿好家中事务，他就收拾行装踏上归程。车在盘旋的山路上顶风冒雪上行，熟悉的眩晕感袭来。尹小波一把摇下车窗，让凛冽的风雪灌进胸膛。“一看到哨楼顶上那抹红，血就热了！”他拍着结冰的车门大笑，“高原的雪，就是我的药。”

指导员说，尹小波有个习惯：每天清晨，他会独自站在山头，对着空旷的山谷扯开嗓子吼两声。吼声撞在峭壁上，震起晶亮的雪末。那一刻，他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找到了生命最坚实的支点。

用岁月作笔，以风雪为墨，他们在无名湖哨所写下下一个“家”。

## 不灭的火种

■ 代吾然·艾力 曾 泽



万山素裹，千峰静默  
独特的交响乐回荡山谷  
每一个深陷的足印  
都烙热一分对这土地的眷恋  
朔风凛冽，如刀割面  
却冻不住胸膛里奔涌的热血  
那抹红，燃在苍茫深处  
它，炽热滚烫  
凝视那簇光  
是前仆后继的革命前辈

将永不磨灭的信仰熔进骨血  
栈道刻下跋涉的斑驳足迹  
江河印染赤血殷红  
万里征途，莽莽大地  
每一寸都写着用生命谱就的壮歌  
它，庄重肃穆

刻入魂魄的赤诚  
映亮前路的霜天苍茫  
寒风中一排白杨  
也挺起不屈的脊梁  
不灭的火种  
循着那簇光的方向  
把青春融进边疆的晨霜  
把忠诚写进时代的诗行



锦绣江山（中国画）

王玉东作